

I
am
a
lawyer
in
America



我在美国

I am a lawyer 当律师

in America [美] 张晓武 / 著
李忠效

一个华人青年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历程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1712.5/17=2

2007



我在美国 当律师

[美] 张晓武 / 著
李忠效

一个华人青年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历程

I am a lawyer
in America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在美国当律师 / (美) 张晓武, 李忠效著. —北京:
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7. 4
ISBN 978-7-106-02662-2

I. 我… II. ①张…②李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美国—现代
②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712.55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6406 号

责任编辑: 蔡宝璜

封面设计: 武晓强

版式设计: 武晓强

我在美国当律师

张晓武 [美] 李忠效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665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64296742 (邮购部)

E-mail: cfpw@edude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厂
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20×1020 毫米 1/16

印张/20.25 插页/2 字数/220 千字

印 数 1—8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2662-2/I·0620

定 价 26.00 元



李忠效 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。1955年出生，1969年入伍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，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纪实文学《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》、长篇小说《翼上家园》、电影《恐怖的夜》、电视连续剧《海天之恋》等。至今已发表各类作品约600万字。



张晓武 英文名字 MICHAEL X.ZHANG，1960年出生于旅顺，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，198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1986年赴美国留学，1989年获美国法学博士学位，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开办“张晓武律师事务所”。曾出版《帮你顺利到美国》等作品。



张晓武律师与克林顿夫妇合影



张晓武律师与陈香梅女士合影



前

言

I am a lawyer
in America

前言

张晓武

生活中总是充满机会的，当然，有些人总是会比另一些人更走运。我大概属于“走运”的一个中国人。

由于机会和命运的偶然巧合，我得以去美国学习，选择了律师这个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，使我有条件更方便、更残酷地了解认识当今的美国社会，更准确、更深切地体味到华人移民在异国土地上那种无奈的处境。

一九八六年，我刚跨上美国土地的时候，曾经给我在国内的家人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坐在中国最豪华的宾馆里，无论怎么发挥想象，也无法了解美国现代化的程度。”当时，我被那种前所未闻的灿烂的现代化所迷惑。同时，这种迷惑也影响了家人，他们以为：美国是天堂。

近几年，国内的域外文学热了起来，美国留学生的命运在文人的笔下大都显得凄迷悲凉。于是，有人认为：美国是地狱。

美国究竟是什么？我同国内的朋友、同学聊天，他们几乎都有这种疑问。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到了美国后对我讲，她之所以到美国，就是看了一本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》的纪实文学，她准备或者说已经开始实施的生存方式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，当保姆，窃听商业机密，然后跑出来自己干。面对这样一个曾经是清纯聪明的中国女孩，我感到很悲哀。

我不想给美国社会做一个定论，那未免太严肃。我仅是把我做律师的几年里受理的案件，和我在美国生活的所见所闻，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想出国，可以在心理上有所准备，最好与目前的生活做一下比较，再决定自己将去选择哪方土地。为了淘金或镀金这样一个盲目的目标，耗费自己半生甚至一生的努力，用中国一句俗语说：得不偿失。

也许，这正是我萌发写这本书的初衷。

我不否认在众多的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中，我是个幸运者，不敢也无法自诩是成功者，永远的成功者是现实生活的虚幻。我很明白，我必须坚持不懈地挣扎下去——请理解我用了“挣扎”这样一个听起来冰冷的词，这就是美国社会的残酷。否则，我随时会失去曾经拥有过，曾经得到过的昨天、今天。读者或许会在书中找到某些颇具戏剧性的情节，可能有潜意识的策划、设计，这大概要归结到人性的本能，而并非我的本意，更不想炫耀。我父亲是从中国长江边上走出来的一个放牛娃。若干年后，他做为一位离休的老军人曾经对他们的儿子说过：“成功并非全部源于机遇，准确地说，是由一天接一天成功的日子组成的。”我读懂了这句话，对于我来说，重要的在于抓住生命中的每一刻。

当年我走出国门，有赌气的成分——想走“曲线救国”的路子。到了美国，旋即投入一种拼搏，同国内的老师、朋友、同学联系甚少，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、兄姐。几年来，家人给我的信装满了一抽屉，我的回信仅有只言片语。我内疚，我不安，似乎有一种无法解脱的沉重感，这种感觉常常压得我透不过气。但是，我不想用谎言，用粉饰过的现实去面对我至亲至爱的家人和朋友。现在，我终于有机会把我经历中的一部分（并不全都是辉煌的）从容地告诉那些多年没有联系、至今不知散在何处的朋友们，以表达我对你们的情谊深厚深长；同时，我想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，我一直非常想念你们，希望你们过得好。

我们这代移民对祖国的感情很复杂。在中国，不被中国人尊重，



戏称“假洋鬼子”；在美国，即使有了绿卡，成为美国公民，也未必被美国人尊重。理论上同样是美国公民，但被真正的美国主流民族接纳，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他们看重的是移民背后的祖国。任何民族的移民在美国，身上都烙有祖国的印记，华人尤甚。生活在美国的华人，普遍存在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情绪。我虽然加入了美国籍，也宣誓过要忠于美利坚合众国，但在感情上永远无法割舍对第一祖国——中国的眷恋。这种眷恋存在于全部的美籍华人的心里，无法言喻。

在美国，我被称为中国政策和法律的专家，每天都要挤出时间看中文报纸，了解中国今天的发展。近几年，回中国的次数也逐渐增加，对现在中国的认识由于直观而渐至深刻。每次回到美国，都要举行讲座，进行演讲，向美国一些商人和财团的代表介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。我从来不用抽象的理论、苍白的形容词去说明一种事实，最好的最有说服力的，是事实本身，是数字；中国近五年是以平均增长10—12%的速度发展，而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，平均递增率是20%。当我说出这些数字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人群中有一点激动的情绪，或者说是惊诧，因为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找不到的。我经常这样告诉我的听众：中国人已经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中国人了，我在北京、广州看到的许多中国人，手里拿着大哥大，身着皮尔·卡丹，手戴钻戒；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许多豪华商场，有各种国外名牌香水，价格万元以上的名牌金表不乏买主……。我从这些美国听众的眼睛里看到一种尊敬和羡慕的目光。这时候，我的内心就会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得意在涌动。

我是美国公民，但我的根在中国。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我在北京相遇并结识了海军作家李忠效。很巧，我们都出生在旅顺口，我的父亲又是个老海军，或许我命中注定与中国海军有着一种莫名的缘分。所以，当李作家听了我在美国生活的故事，出于职业的敏感提议应该写本书时，我欣然同意了，于是就有了今天的《我在美国当律师》。

借此机会，感谢李忠效先生的热忱合作。

现在，我已经在广州设了办事处，开始了美国律师在中国的新的里程。我知道前面的路不会很平坦，但我有信心勇敢地走下去，如果能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做一些有益的事情，我将感到欣慰。

1993. 11. 10 于广州

目录

第一章	“猪尾巴”要出国	1
第二章	五郎探母 / 2 阴影下的初恋 / 12 个人战略和西藏遇险 / 22 难迈的国门 / 32 诺瓦之恋	39
第三章	诺瓦大学法学院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/ 40 校园里的书店经理 / 44 国际浪漫行动 / 51 和美国法律做“游戏”	66
	美国是个律师的国家 / 67 三百个疑难案件 / 68 “参议员楼”里的华人律师 / 75 我的律师事务所 / 81 秘书小姐——人情观的变迁 / 89 迈阿密的四个华人同行 / 94 佛州华人“窝里斗” / 98 美国的销魂之夜 / 103 移民案件 ABC / 110 美国：挡不住的诱惑 / 142 美国移民法和我的归化 / 146	

从一楼到三楼 / 151
北京来的陪舞女郎 / 156
采访中的“不速之客” / 160
“约会强奸案”与“教堂杀人案” / 167
迈阿密大搜捕 / 176
美国立法与“院外集团” / 178
在美国找工作 / 183

第四章 商场风云 187

大陆公司在美国打官司 / 188
当了一回批发商 / 191
送错了的起诉状 / 199
与中国公司合资经商 / 201
不欢而散 / 207
中国官商大赔本 / 211
大陆公司的女代表 / 213
旅游变“考察”的内幕 / 219
在美国投资和注册公司的学问 / 222

第五章 我的太太卡萝里 226

我家猫狗成群 / 226
中西合璧：迈阿密鸳鸯 / 235
美国儿媳见中国公婆 / 247

第六章 成为“贝克——包利考夫律师事务所”的合伙人 254

也有一段“走麦城” / 255
加入大律师事务所 / 261
罗曼女士 / 265
大事务所赚大钱 / 269
八人律师会议 / 273
大陆留学生离婚案 / 275

香港女孩和台湾男孩 / 279
“214B”与陪读女 / 283
南非球星迈克·潘曼 / 287
事务所的华人雇员 / 291
为中国公司打官司 / 297
揭穿一起“K”签证骗案 / 302
移师中国大陆 / 307
三十三岁的大律师 / 309

后记 / 312
再版赘语 / 315



第一章

“猪尾巴”要出国

李忠效手记——

在我还没有见到张晓武之前，就听说他有一个不雅的外号：猪尾巴。

这使我想起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外号：小狗尾巴。老舍生于1899年，按阴历算，是狗年，老舍是狗年的年底生的，于是他的姑母便给他起了这么一个虽不中听却很形象生动的称号。

我想张晓武一定属猪，也是年底生的。

一问，他果然属猪，正是阴历年底生的。但是“猪尾巴”外号的由来与他的属相却毫无关系。

原来，张晓武上面有四个哥哥姐姐，他排行老五。大哥比他大十几岁，上小学的时候，长得肥头大耳。当时社会上正流行一本长篇小说《烈火金刚》，书中有个日本人叫猪头小队长。有个调皮的同学拿大哥开心，说他肥头大耳像猪头小队长，继而简称“猪头”。后来有人便从猪头开始，为他们兄妹五人排了名次：老大叫猪头，老二叫猪脖子，老三叫猪肚子，老四叫猪屁股，老五在最后，就成了猪尾巴。

就像老舍的外号“小狗尾巴”，世人很少知道一样，张晓武的外号“猪尾巴”，知道的人也不多，叫来叫去还是小圈子里的那几个人，渐渐地，外号几乎变成了昵称。

“那时候老五很小，整天跟着我们屁股转，真像个小尾巴似的！”张晓武的姐姐回忆起他小时候的模样，感到很开心。

然而，时光可以改变很多东西，小时候很不起眼的“猪尾巴”，长大之后竟变成了“猪头”，而且一口气拱到国外去了。

读者最关心的一定是张晓武在美国当律师的经历，但他出国之前的一些故事也很有意思，从本书的整体结构考虑，我们也无法略去这部分内容。在这一章里，你将看到他为什么要出国，是怎么出国的。性急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一章，到后面去寻找你关心的内容。

五郎探母

张晓武自述——

关于我的故事，我想还是从考大学的时候讲起比较好。这段故事与我日后的生活走向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。著名作家柳青在他的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，但关键的时刻往往只有几步。

人的某种观念的形成或是某种欲念的产生也常常是在偶然之间。这是我的体验。

为了叙述方便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个人及我们家的有关背景材料。

我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海军部队的一个军级干部，现已离休。我母亲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。1955年搞军队妇女干部大减编时转入地方工作。

我于1960年1月生于旅顺，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，所以小名老五或小五。我6岁时入旅顺的九三小学读书，那是一所地方平民子弟学校。1971年，我上四年级时，父亲调到青岛工作，我们家也随之搬到青岛。我先后进入青岛市的文登路小学和嘉峪关小学就读。1976年考入青岛市重点中学——二中。1978年考入山东



大学。198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攻读美苏全球战略。1986年赴美留学，就读于美国诺瓦（Nova）法学院。接下来的履历就留待以后再介绍吧！

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，并不是个喜欢读书的人，那段时光，正好横跨中国的“十年动乱”，在“读书无用论”等等奇谈怪论的影响下，我非常不用功，每次考试都是靠了仅有的那点小聪明，成绩还算说得过去。那时候，大陆还在执行上山下乡政策。我当时的奋斗目标就是寻找机会去当兵，这是那个特定环境下部队干部子女逃避上山下乡的惟一出路。

1977年，政府恢复了高考制度。这使我对自己的前途看到了希望。家里人都希望我能上大学，家里的其他人都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，我是惟一个赶上好机会的人。

法国已故总统蓬皮杜说：人在一生中有时只能听从命运的支配。

这句话非常适用于我。我从上小学起就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就在我将要告别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的学生时代时，却又赶上了恢复高考。这个机会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，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。

上中学时，我经常旷课，这使我的物理化学学得很差，我深知这辈子在理科方面不会有什么发展了，无奈之中，只好选择文科——我开始在外语课上下工夫。

其实，我选择外语，有很大成分是因为我受外语教师的影响。

我一直特别感激我的英语老师齐泽明，是她帮助我建立了学好英语的信心。因为上中学时，我英语学得并不好。有一次，齐老师让我念课文，我硬着头皮站起来，心里直发虚——我连读单词都读不好，更何况念课文？

齐老师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。在她这目光下，我只好一横心，豁出去了，念！

我拿出了全部的勇气开始念。

那段课文的具体内容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，我只记得当时舌头像打了结，很不灵活，一段不长的课文，竟念得我浑身是汗，连自己都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东西。我以为同学们会笑我，我以为齐老师会批评我。但使我大大感到意外的是，同学们没有笑我——也许他们自知还不如我吧，齐老师也没批评我，竟大力表扬了我一番。这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同时也增强了自信心，感到自己在语言方面还有天分，于是开始偏爱英语课程。

半年之后，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，竟成了年级的外语尖子。1978年初，我参加了青岛市举办的高初中学生外语竞赛，我的成绩排列全市第二。

1978年7月20日，我参加了全国高校统考。就在这一天，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。

上午，我去参加高考。中午回家吃饭，准备下午接着参考。吃饭的时候，妈妈对我说：“晓武，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……”这时我才发现妈妈神色不对头。

“今天”这个日子？什么日子？我顿生疑惑，正要问妈妈，她已抑制不住开始流泪。那时，我的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在外地当兵，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小姐姐上班去了。我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心里十分慌乱。连忙放下碗筷追问妈妈：“妈，今天这个日子……怎么了？”

妈妈只是哭，不回答我。我想，妈妈原本是想忍着什么，也不让我知道的，怕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，但是由于抑制不住，才对我说了这句话，让我记住这个日子。这一定是个不吉祥的日子！会不会是爸爸出了什么事情？我们已经和爸爸失去联系好长时间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，我爸爸曾经参加“三支两军”，担任过青岛市革委会的副主任，主任是当时的北海舰队司令马忠全。



1977年下半年，我父亲奉命调京，到解放军某研究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。没想到刚去不久便卷入到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。有关这方面的情况，我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。

当时海军部队开展了一个“查、整、改”运动。父亲调去的某研究院，当时归海军管，该院原来的第一把手××不知因为什么被指控为“四人帮”的余党，我父亲去研究院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把他的这位前任批倒批臭。可是父亲去了之后，发现那位老领导不但不是“四人帮”的余党，反而是对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有过抵制和斗争。于是我父亲在一次会上公开表态：“我认为××同志是个好同志嘛，他的事情很清楚，与‘四人帮’没有任何关系……”

父亲被隔离审查，以后便与我们失去了联系。有人说被关在北京，有人说已押回青岛，我们也搞不清到底人在哪里。我们只能与父亲通信，但通信要通过舰队有关部门转，信的内容也要被他们审查。十封信有八封转不到收信人手中。当时我们全家最关心的就是父亲的处境。

面对泣不成声的妈妈，我自然首先想到是父亲出了事。

经过我再三追问，母亲终于告诉我，父亲得了脑血栓，已处于昏迷状态，正在青岛海军401医院抢救。这个消息还不是官方通知的，是一个好心人写了一封信塞在我们家的门缝里。后来很久了，我们才知道，是一个看守我爸爸的战士，见我爸爸生命垂危，出于同情，在我考试的那天清晨，偷偷送的信。妈妈是从门缝里看到那个小字条的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“张政委病危在401。”

我母亲得信之后，怒气冲冲地闯进401医院，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找，竟然找到了我父亲。专案组的人大为吃惊，他们搞不清从哪里走漏了风声。我母亲看到我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，非常难过，与专案组的人大吵了一顿。因为惦记着我考试后要回家吃午饭，才匆匆忙忙赶回家来。

得知这些情况，午饭我怎么也吃不下去了。这时，陆陆续续